

夜读偶记

是它们陪伴了那个苦孩子

评庞余亮散文集《小虫子》

| 汪政文 |

庞余亮为自己散文新作《小虫子》写了一篇序言，题目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昆虫记》》，称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他特别喜欢的书之一。他给读者卖了个关子，设下了一个调皮的阅读陷阱，以为《小虫子》是一部与《昆虫记》相仿佛的作品。其实真不一样。如果简单地对昆虫题材作品的写法进行分类的话，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科普类写法，《昆虫记》就是这一类型。第二种是童话类。这种写法也有悠久的传统，许多昆虫在古典时代就已经艺术化、符号化、拟人化了。而到了现代童话时期，昆虫更大规模童话化了。昆虫已经不再是昆虫，而成了人的喻体。

但《小虫子》不属于这两种类型。如果要给它的写法做个认定的话，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生活类写法？这是庞余亮的写法。在这种写法中，昆虫既不是科学普及的对象，庞余亮基本上没有从昆虫学的角度去描写昆虫，大概庞余亮认为这是昆虫学家的事，作为一名作家，他不应该去操这份心，也操不好。但作为一位作家，庞余亮也没有将昆虫童话化，他虽然走的是文学路径，但他要把虫子还给虫子。一旦童话化，虫子就不见了，虫子成了人。所以，他另辟出了第三条路线，虫子还是虫子，但它不是科学家眼中的虫子，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虫子。我们可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虫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天天与虫子打交道，也不等于我们对虫子一无所知，除了科学的方式，我们还需要生活的方式，而且，在这上面，人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形成了我们与虫子们相处的默契。所以，我们在《小虫子》中看到是日常生活中的虫子。不要说那些高深的昆虫学知识了，有时，它们甚至都不以学名出现，就是我们方言土语中鼻涕虫、吊死鬼、千足虫……视角变了，内容就变了，故事更是变了。它们不再是一个虫子的科学的一生，不再是卵、幼虫、蛹、成虫，而是它们与人们相处的某一段生命时光。

于是，《小虫子》不仅写虫子，它也写人，写的是我们与虫子的故事，主要是一个叫老害的少年与虫子的故事。虫子是他的朋友和玩伴，虫子也是他的“敌人”，虫子带给他许多的快乐，是他导演过的那些恶作剧的主角，是他呼来

唤去的仆人。但像桑丘一样的虫子也会让他狼狈不堪，出尽洋相。老害踩蜈蚣的声音如同鞭炮响彻了村子；烤知了是乡村少年难得的美味；但老害被蜜蜂蜇过，让火车蜈蚣咬伤过，嚼过与老咸菜一样的蚂蚱，他甚至是村子里第一个吃屎壳郎的人……所有这些都是曲折而有趣的情节中展开的，随着情节展开的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是他的家，他的父母，他的乡邻和那些逝去的童年时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虫子又是作品的叙事线索，因为虫子，少年返回了过去。虫子不仅与少年相关，更与少年一家人的生活相关，与整个乡村生活相关。虫子撑起了苏中平原特定年代的风俗画。

这样说来，《小虫子》是散文，但说它是小说也未尝不可。庞余亮在《小虫子》的后记中说，在所有的文体中，最难写的是散文。这部作品庞余亮写了三次，第一次第二次都被他删了，现在的《小虫子》是他另起炉灶的第三遍，肯定也是他的第三种写法。庞余亮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是散文作家，他还是优秀的诗人与小说家，借助于其他文体，他这次找到了《小虫子》的结构。无疑，小说家庞余亮给了散文家庞余亮巨大的帮助，把它看作一部长篇小说竟然会满足你的阅读期待。它有整体的构思和聚拢的结构，那就是以老害家为中心的家庭叙事。全书三十五章，都以虫子为章节名，它们既是不同虫子的故事，也是化整为零的小说片段，是这个家庭不同的生活场景。一些情节是多么精彩，用的完全是小说的笔法。比如《金龟子的奇迹》，可以称作是作品的高潮之一。苏北平原有在家里饲养生猪的传统，老害家也不例外，这次他们家养的是黑耳朵“猪八戒”。这只猪后来竟然成了明星，附近村子里来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都说他们家要发大财了，逼着父亲请客。直至谜底揭开，原来是老害为了给猪加营养，把虫子掺在猪食里，给猪开荤吃“蚂蚱粥”“金龟子粥”，消化不了的金龟子的翅膀在猪粪中闪闪发光，于是，他们家成了“猪屎金子的那个人家”……一直到黑耳朵出栏售出，都故事不断。这不但是这个贫穷人家的高光时刻，也是富于传奇的乡村喜剧。

作为小说，《小虫子》中的形象不但

有虫子，还有贯穿全书的人物，他们是老害，老害的父母，是六指爹，六指奶，是老穷叔，是货郎老李……甚至，还有一个动物形象，那就是老害家那只产蛋的老母鸡“老芦”。老害自然是作品的主人公，这个家里第十个出生的孩子。他是傻孩子、笨孩子、怪孩子，他有许多名字，三少、鼻涕佬、好吃佬、打碗精、尿床宝、小癞子、讨债鬼、糊涂虫、跟屁虫……最出名最独特也成为他在村子中的通用名的是“老害”，之所以这么称他，因为他是累赘和负担，他还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只“害人虫”。他敏感，孤独，他顽皮，捣蛋，但他又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想方设法驱赶苍蝇，为的是让劳作的父亲能睡个安稳午觉，他希望母亲不要为他操心，露出的是带着微笑的“甜脸”而不是“苦脸”……那是一个多么贫困的年代，但就是在那个一个鸡蛋也是家当和财富的年代，这个多余的孩子顽强地成长着，如同那些虫子一样，卑微，轻贱，但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作品中，虫子与老害是可以互文的，老害自己不知道，他之所以热爱虫子，是因为他也是一只虫子。他在虫子的世界里找到了生活，享受着生活的奇迹和喜怒哀乐，他与虫子们相依为命。而其他人物也各有性格特点，他们一同构成了乡村的众生相，一起演绎了苦中作乐、相濡以沫的乡村底层生活。

《小虫子》不但可以是小说，还可以是诗。这诗来自于它的乡村诗意，也来自于它的语言。虫子的灵性世界，孩子童真的心灵，乡村的自然景观，特别是弥散在作品中疼痛、忧伤、寂寞而又温馨的氛围构成了作品诗意的灵魂。作品灵动跳脱的行文，短句，频繁的分行给叙述留下了充满张力和想象的空白，使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诗人的语体风格。“有时候，飞机云会被太阳照得透亮，就像玉蜻蜓的翅膀。/有时候，飞机云会被映照得通红，就像红蜻蜓的翅膀。/有时候，飞机云既没有被太阳照亮，也没有被晚霞照亮，而是慢慢地散开了，就像他满脑子的忧伤。”这样的句子遍布全书，如同金龟子闪亮的翅膀，提点着作品诗意的光芒。

《小虫子》，庞余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定价：59元

上架新书

《何以解忧》
张抗抗著

纯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8元



作品收录多篇张抗抗短篇小说代表作，作家以一种回望和思考的姿态，使作品在现实主义的格局之下，映照生活的脉络与历史的进路，既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又保持着对现实尖锐的批判激情和关怀意识。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触觉，使得小说在挖掘人性深度、质感丰盈的同时，流露出温情而悲悯的情怀。

《今夜谁家月最明》
钟叔河著，王平编

花城出版社 78元



本书收入著名学者钟叔河的怀人忆旧随笔。这些文字追忆师友亲人的往事，记录人生中的种种缘分，既是钟叔河先生的私人历史，也是重要的文坛史料。

《魔术师》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88元



作者的书写重心不在于通过作者介入或人物之口对托马斯·曼的作品进行分析与阐述，更有甚者，托马斯·曼在这部小说里都难说是绝对的主角，他只是和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一样，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行。托宾凝练含蓄、准确精到、纤毫毕现的“平铺直述”，何其独特、何其辽阔。

《黑塞书信集》
「德」赫尔曼·黑塞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79元



黑塞在70年时间里留下了自己的上万封书信，这本《黑塞书信集》精选了其中278封书信，贯穿了他的青少年至晚年，相比他的文学著作，书信更能看清一位大作家成长与思想的成熟过程。

百草园书店提供

品书录

不朽文本背后的生命印迹

《成为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手稿书信集》读后

| 郝双双文 |

《成为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手稿书信集》，通过作家圣-埃克苏佩里这些沉甸甸、不断修改的全部手稿，再现了这位传奇作家兼飞行员永在旅途上的一生。书中收录的大量书信与手稿，包含他与亲人、挚友、爱人间的秘密通信，《南线邮航》《人类的大地》《夜航》等数部作品的修订手稿，以及未曾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中的《小王子》手稿。另外，超过一百幅高清图，获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各家机构专门授权。

阅读此书，我们还能了解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迹。他的笔迹随着写字的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越写间距越大；在飞行期间给队

友写的潦草简短的留言；手稿上反复修改的句子……都见证了圣-埃克苏佩里字斟句酌，为了找到并使用精准的用词所做的努力。

所用的纸张、呈现的方式和字迹同样重要。有酒店抬头的信笺，那是圣-埃克苏佩里整个飞行生涯中在下榻的一家旅馆里经常用来写信的信纸。在毛里塔尼亚沙漠写的《南线邮航》的手稿，《夜航》的手稿也一样，那些配了插图的页面让研究者感到惊讶。

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流浪者，因此，和作品的手稿打交道就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不朽文本背后的生命印迹：把一块木板横在两个膝盖上，就

着汽油灯的微光，在朱比角孤独的夜里，趴在木板上写他的第一部小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躲在巴塞罗那或马德里一个危机四伏的地窖里写着新闻报道……

圣-埃克苏佩里那些似乎日常却充满哲思的文字与图画，见证了他的青春年少和血气方刚，更毫无保留地流露出他的落寞与得意，对爱的体认，对人生的理解，对死亡和思考。

《成为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手稿书信集》，[法]纳塔莉·德·瓦利埃/罗斯利娜·德·阿亚拉 著，黄荭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